

新写
中国新写实
系列丛书

代理市长

杨少衡等 著

公开选拔

国土局长

侯主任

编制

代理市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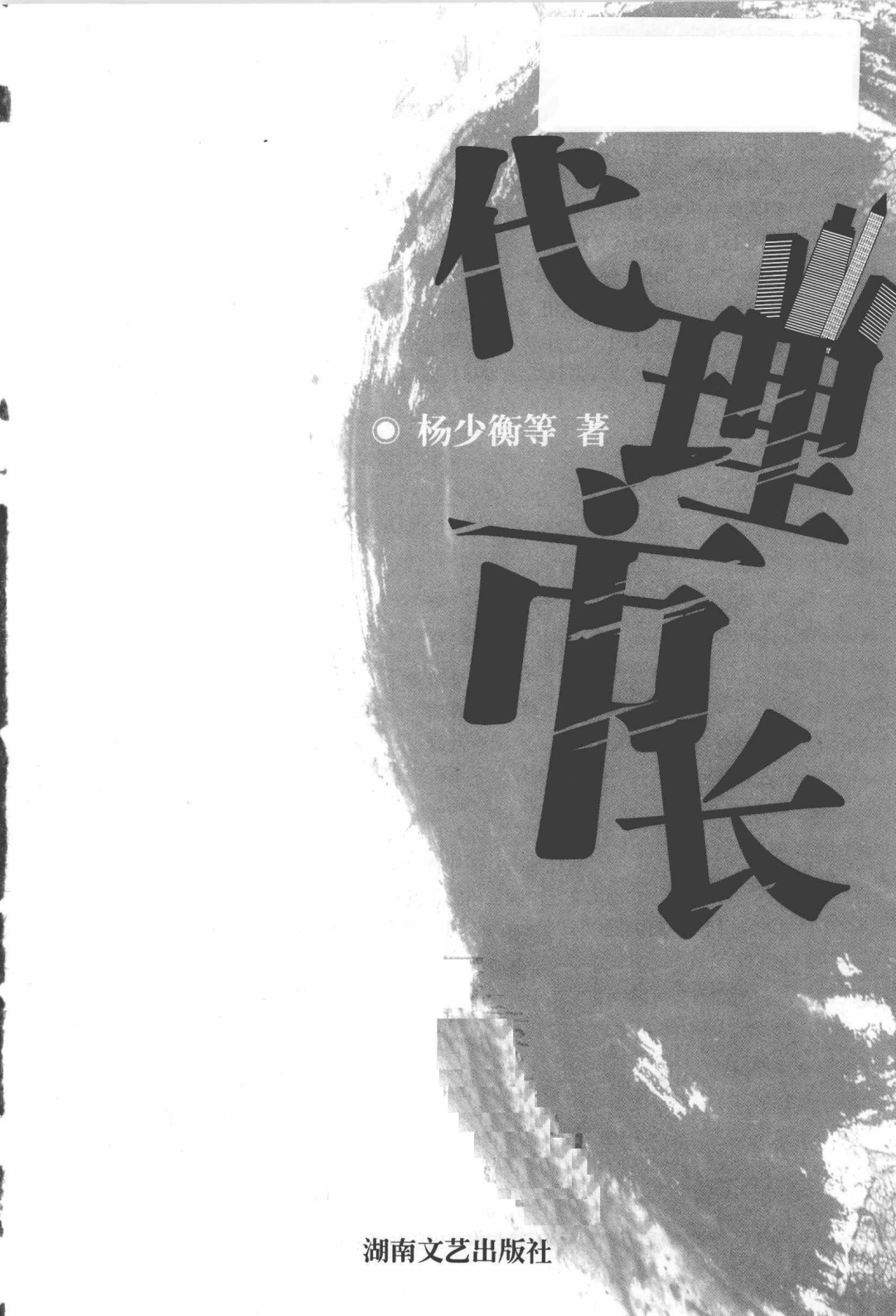
区委书记

机关

市长与僧侣

●他在省政府担任办公厅主任三年，很多的事情都是违反常规的，比如他下去，从来都不通知，弄得人家措手不及，比如召开省政府工作会议，由他主持，一个副省长迟到半个小时，他竟然在会议上批评……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代理市长

◎ 杨少衡等 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代理市长 / 李治邦等著：金在胜编选. —长沙：

湖南文艺出版，2009. 10

(中国新写实系列丛书)

ISBN 978-7-5404-4435-8

I. 代… II. ①李…②金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

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 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95979号

代理市长

封面设计

进 子 吴学军

赵 婧 刘春瑶

燕 子 蒋武智

李治邦 等著

金在胜 编选

出版人 刘清华

责任编辑：汤亚竹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：410014)

网址：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201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880×1230mm 1/32 印张：11.625

字数：300,000

ISBN 978-7-5404-4435-8

定价：25.00元

本社邮购电话：0731—8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001 公开选拔

吕幼安

我想试试我的能耐，科长处长局长一直这么当下去，看最终能走到哪一步。没想到多数的行政事业机关都不接受大学生。后来我的一个堂兄帮了我一把。堂兄是市委组织部的一位处长……

050 国土局长

戴雁军

林红叶遵守自己的承诺，从不主动给梁家琦打电话，这时候她已经知道了梁家琦是国土资源局的局长。在晋水，有个局的局长比梁家琦还年轻，才三十五岁。除了他，三十八岁的梁家琦在局长队伍里是最年轻的了……

075 侯主任

杨少衡

那会省里发布消息，公开招考官员，为省直单位招考二十余名副厅级干部，副处任职四年以上者可报。侯文茂恰好够格。侯文茂没有表现出过度热心……

131 编 制

郭牧华

在办公室，小张已成了新闻科长，原新闻科长提为副部长，小东原地未动；苗波已和小东离婚，并和刚死了妻子的组织部赵部长结了婚，调到县电视台当播音员……

177 小金库

翁新华

曲书记是读过《资治通鉴》和《古今政治谋略大全》的人，深知仕途得意上司看好的人，喇叭吹得越响，越是招人嫉妒。吹喇叭好比学鬼叫，不叫则已，一叫鬼魂附体……

236 代理市长

李治邦

他在省政府担任办公厅主任三年，很多的事情都是违反常规的。比如他下去，从来都不通知，弄得人家措手不及。比如召开省政府工作会议，由他主持。一个副省长迟到半个小时，他竟然在会议上批评……

275 事 故

李 铁

时下国企实行的是层层承包层层聘用，老总选自己的副手和中层干部，中层干部们再选自己的下属。我是曹处长的手下，我一直提醒自己，要想坐稳目前的位置，就必须和曹处长保持高度的一致……

319 区委书记

杨少衡

康镇坤是他一手用起来的。这位领导后来曾到县里当过几年书记，然后提为副市长，再当市长。外边人都说，康镇坤是他最看重的干部……

公开选拔

◇ 吕幼安

每个大礼拜的周末，我都带吴冕去麦当劳第十一分店打牙祭。这已成为一个习惯。但我无论如何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修明德。他和我一样，领孩子来吃麦当劳，我们坐在相邻的两张桌前，我认出他，他却没认出我。我听见修明德问儿子：“好不好吃，要不要再来一份？”我却没问，我在偷偷研究修明德，还研究他的妻子夏珊，怎么没一块来？

也正是在这个时候，夏珊突然走进来了，像一只彩色的气球，飘向那张桌子。她看见了我，似笑非笑，脸上交替出现一些复杂的表情。后来我先一步离开，我没料到夏珊会跟随我出来，她指着我身边的吴冕问：“你儿子吧，几岁了？”吴冕昂着脑袋说：“我今年九岁，在育才一小读三年级。”夏珊笑笑，伸手摸摸吴冕的头说：“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，跟你以前一样，出口成章，而且不用打草稿。”

我当然听出夏珊的揶揄。但以前的事有些搬不动，就像一座山，而且是隔了很远很远的一座山，山那边的风景当然是不错，青山绿水，风和日丽，还有花前月下，山盟海誓什么的。夏珊曾经说：“我以后要和你生一个儿子。”现在她有儿子我也

有儿子，这个安排倒还真不错。

1985年，我和夏珊在W大学中文系，我们是同学也是情人。W大学虽没明文规定学生不能谈恋爱，但对于已经偷偷相爱的男女学生来说，因为爱情而很有可能变成公众人物。夏珊原本就是公众人物，她的美貌和文才使得她在校园内人气很旺，我几乎没怎么费周折，就像抢先占领山头一样将她暂时归属于我，后来的事也就应验了那句老话：得来容易，失去也容易。

这天，我遇见了夏珊，就像一篇艳情小说的开头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老天的刻意安排，总之接下来的事情就像一部富于悬念的电影，但绝不是爱情故事片。

我妻子宁若红是个小学教师，我和她是在朋友的婚宴上认识的，吃喜宴时我们被安排在一个桌上，新郎是我的同事，新娘是她的同事，这个开头很有意思。后来新郎和新娘就顺理成章促成了这段姻缘。宁若红对爱情的要求不高，她择偶的条件就四个字：人好心善。她认为我基本上符合这四个字。后来的恋爱平平淡淡，结婚也平平淡淡，直到有了儿子，才开始有了几分色彩，接下来的生活议题基本上是以儿子为中心。我不知道别人的婚姻是否都是这个结局，如果是，我也就死心塌地了。但问题是偏偏在这个时候我遇见了夏珊，而且夏珊很快来了电话，说：“还记得华教授吗？是他给了我你的电话。为什么要给你打电话，我也说不清，总之我觉得以前我们的话好像没说清，是我欠了你的还是你欠我的，上帝才知道，所以我决定明天请你吃饭。”

我接这个电话时，宁若红就在我身边。把电话挂上后，我对宁若红说是一个同事。宁若红问：“是女同事吧。”我说：“你怎么知道是女同事。”宁若红指着我的脸说：“从你脸上看出来的。”我不想把夏珊扯进我和宁若红的生活里，她是个局外人，尽管她曾经在我的脑海里偶尔闪现过，就像神秘的流

星，稍纵即逝，我不想让这颗神秘的流星出现在我和宁若红的生活轨道里，因而第二天的饭局，我没有去。

夏珊很快又打来电话，是直接打到我的单位。我供职的单位叫园林管理局。从 W 大学毕业时，正是 1989 年，多数的行政事业机关一般不接受大学生。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进行行政事业单位，我不希望当编辑或中学语文教师，我想当官，我从小就有这个野心，我想试试我的能耐，科长处长局长一直这么当下去，看最终能走到哪一步。没想到多数的行政事业机关都不接受大学生。后来我的一个堂兄帮了我一把。堂兄是市委组织部的一位处长，他把我推荐给园林局，因为园林局正好差个文秘，堂兄就介绍我说：“这个人不错，是 W 大中文系高才生，你们可以试试。”我进了园林局后写报告，写总结，写领导的发言稿，写好人好事，什么都写，到现在终于熬成个副处级，想想多不容易。所谓弹指一挥间，其实包含了人之存在的种种艰辛。那么回过头来细想人生得失，比方爱情，它能说明什么。夏珊和我大学里的那段所谓刻骨铭心的恋情，实在地说就像一场游戏，不懂规则的恋爱游戏。我在电话里对夏珊说：“你真想见我，我当然可以考虑，问题是，我觉得我们该谈的话早谈完了，不是吗？”夏珊说：“吴达生你跣什么跣？我是找你有非常重要的事，所以你只当我求你。”

我不知道事隔多年后，夏珊会来求我，是什么事呢？我只知道夏珊是一直不屑于求人的，哪怕在大学毕业分配最紧张时，大伙集体出动，蝗虫般四面出击找接收单位时，夏珊却躲在宿舍里睡大觉，她绝不求人。所幸的是夏珊有一个坚强的后盾，就是她现在的丈夫修明德。那时修明德是 W 大国际经济学系的硕士生，而且父亲是厅级干部，有点权力，有一天我看见夏珊居然和修明德在黄昏校园里散步。因为这个情况我才对夏珊失掉信心，最终分了手。

当天晚上，我按约来到香榭丽舍玫瑰园包房，夏珊早等在

这里。我进门后对她说：“两个人吃饭没必要包一间房，随便在大厅找一个角落就行。”夏珊说：“我知道你清正廉明，吴达生你没想到吧，我也是中共党员了，所以今天的约会，你尽可能地把它看成是民主生活会，党员和党员促膝谈心，边吃边谈，点菜吧。”

我简单点了几个菜，夏珊又点了基围虾、北极贝、松鼠桂鱼，还有荷兰甜汤、法国烤牛排，中西杂烩，十分隆重。她说她一直有这个心愿，和我单独吃顿饭。现在这机会终于来了，为此她建议喝酒。夏珊知道我不善于饮酒，以前我和她在 W 大枫园餐厅二楼，常常一荤一素两道菜，过那种 AA 制的情侣生活，但从不沾酒。这天晚上，夏珊开了一瓶储藏三十年的法国红葡萄酒，我喝了一小杯后立刻感到不受用。夏珊就让人给我送上饮料，她一人喝酒。我不同意，说：“这种安排有些本末倒置，女人喝酒，男人喝饮料。”夏珊说：“你别遮山掩水，你信不信，喝完这瓶酒我还能开车送你回家，把你安然无恙交给你夫人。吴达生你告诉我，你夫人是不是很漂亮？”我说：“还行，勉强对得起观众吧。”夏珊嫣然一笑，夹了只基围虾给我。我剥虾皮时，问夏珊：“不是听说你南下了吗，怎么又回了？”夏珊说：“是不是有谁规定了不许我回来？回来不回来是我的自由和权利，修明德也不想回来，但我坚持要回来，为此他耿耿于怀的。算了不谈这个人，只谈你和我，我们十三年没见面了，十三年意味着什么，意味着一部长篇小说，里面那些恩恩怨怨的东西，鲜为人知，当然我知道你现在混得不错，当官了，正好是你当年的理想，是副处吧？”

我纠正她说：“当官倒谈不上，为人民服务吧。”夏珊说：“别唱高调，我又没采访你。”我说：“事实上，自从进了卖花草的这个单位后，我做人一直很低调，就像我老妈教育我的：夹着尾巴做人。不信你可以问我老妈。”我还告诉夏珊，我是园林局办公室副主任，如果她要买些花草，或者装修别墅弄点

草坪的话，我可以帮忙，至于别的，我就无能为力了。

夏珊盯着我看了一会，说：“正副有那么重要吗？这不像你，以前的吴达生可不是这样的，真的，吴达生在我心目中，不应该去卖花草或草坪，而是用嘴巴打天下。你知道当年我之所以看中你，其实就是这张嘴巴。在这点上，修明德永远也不是你的对手。修明德明知他吃了哑巴亏，却从不表露。我和他第一次上床时，他远不像你那么自信，而且做完后，我问他有什么需要补充的，他结结巴巴欲言又止。我知道他想说什么，于是我告诉他我和你的事，甚至还提醒他说，要后悔的话现在还来得及。修明德什么也不说了，一直到现在也没说。但我很清楚在他心里藏的那个悬念，是关于你的悬念。他知道他表面上战胜的这个女人，不是个完美的女人，所以他的胜利被打折扣。吴达生你该明白了吧，我和修明德其实貌合神离，同床异梦，毫无幸福感可言。但我今天之所以约你，绝不是想勾引你，只是想了却一个多年的心愿。”

我有些坐不住了，我说：“当年那些糊涂账，我有责任，你也有责任。”

她按着我的手说：“别谈什么责任，一谈责任，好像我是来讨回什么清白来的。爱情是需要责任感，但责任感又不一定守得住爱情，否则就不是爱情，而是纪律。爱情是不受纪律约束的，一直到今天我也从不后悔我的所谓幼稚。吴达生你知道吗？我为什么要回来，是因为修明德，他在 YSN 公司做副总，像所有成功的男人那样，他也有了情人，我知道这个情况后十分平静，也佩服他的城府。所以我坚决要回来，我甚至做好最坏的打算，等着修明德的离婚报告，但修明德没有写报告。我就十分纳闷，我想请教你：你是否也有情人？假如你有，你会不会离婚？”

我有点吃惊，觉得这个饭局充满悬念，一时竟无言以对。

这时从大厅里传来钢琴叮叮咚咚的混响，是舒曼的《梦幻

曲》，如痴如梦的旋律，就像潺潺的溪流涌进包房，把往事淹没了。这时我的手机响，宁若红问：“你回不回家吃饭？”我说：“你们吃吧，我在开会。”而夏珊显然被《梦幻曲》打动了，丝毫没注意我看她的眼神。我觉得夏珊此时有一种凄婉的美，一个发现丈夫有外遇的女人竟如此坦然，于是我想宁若红，假如是她，她会如何？

《梦幻曲》直至尾声，终于完了，夏珊才问刚才那个电话，我说：“我老婆催我回家吃饭。”夏珊笑了笑，说：“你刚才说什么，你在开会？修明德也一样，明明和情人幽会，却撒谎说在开会。”我马上把脸拉下来，起身说：“你批评得对，我去埋单。”我们抢着埋单，结果是她埋的，她签了字，记在修明德的账上，说修明德是这里的老客户。

从香榭丽舍出来，在停车草坪前，我这才知道夏珊的确是开车来的，这有点麻烦。夏珊说没关系，她酒后开车也不是第一次，有过多次平安无事的记录。我说不行，我不会开车，但想不出其他更好的办法。夏珊在朦胧的灯光下注视我，含情脉脉地说：“你怕我出车祸吗？你放心，我死不了，我有一些想法还没完成，所以我不会和人生说再见。”

夏珊脚步蹒跚走向车门的一刹那，我突然上去阻止了她，她一个趔趄倒在我怀里，一时间竟涌出泪。我下意识抱住她有些颤抖的身体，无法摆脱我们曾拥有的那段岁月。最终，还是夏珊给修明德打了电话，修明德来香榭丽舍开车接老婆时，我已迅速离开。

二

园林局办公室主任孙仲华是早我几年毕业的学长，他对我一直彬彬有礼，对其他人就不同了。比方对小明，动不动就批

评小明的脸，说小明那张脸有问题。我觉得很费解，就仔细看小明的脸，小明化妆的确过分，浓墨重彩，弄得就像一幅油画。孙仲华还批评小明的身材，减肥减到只剩一把骨头，把女人的一些不该减的部分都减掉了，还说小明经常不吃晚饭，视晚饭为催肥剂。为此他还问小明头晕不晕，眼花不花。小明知道主任在揶揄她，还击道：“市场经济这么繁荣，的确看得我头晕眼花。”孙仲华说：“我是关心你啊小姐，生怕你饿出什么病来。”小明说：“谢谢，我结实着哩。”

正说着，组织部打了一个电话过来，把孙仲华叫走了。小明等他一走，就指着他背影说：“哪像个领导啊，十足一个婆婆，自己把老婆养得像一口肥猪，巴不得天底下所有女人也像肥猪，什么意思？”我笑着说：“领导关心下级的身体健康，工作分内的事，很正常啊。”小明说：“你少替他遮掩，你们男人都有这毛病，把对老婆的失落切换到别的女人身上，以为是电影剪辑啊？”

这时夏珊凑热闹也打来一个电话，问下班后有什么安排。我说回家，辅导儿子做功课。她笑起来，解释说昨天晚上喝多了，是南方的社交礼仪害的，原本滴酒不沾的，在南方泡了几年，不仅能喝几杯，还能与男人猜拳行酒令。然后话锋一转，就谈她儿子修萌，这次回来转学，慕名转到育才一小，“育才一小真那么棒吗？”我说：“名声在外而已，就像W大是名牌，也不能说明培养出来的学生个个都是社会的顶梁柱。”说完就断了电话。

孙仲华将近下班时才进门，他脸色很严肃，顿了顿，对我说了五个字：“你运气来了。”就动手清理东西，锁抽屉，出门。他用五个字把我钉在那里好一会不能自拔，我不知是什么意思。下班回到家里，我还是想不出所以然。晚饭后，我想起堂兄，一个电话打过去，堂兄吴劲松有应酬没回，堂嫂问有什么事，我说没事，就把电话挂了。

堂兄吴劲松进步很快，应验了一句官场名言：跟着组织部，年年有进步。他现在是组织部副部长。吴劲松没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，他当兵出身，转业后到了一个大厂当保卫，业余时间上电大，拿了大专文凭。80年代中期市委组织部选拔青苗，借调他到组织部，漫漫二十年的工夫，现在终于熬成组织部副部长。吴劲松可以说是我们家族的楷模，所有的成员都以他为骄傲，我也不例外。比方我有什么想不通的问题，一般总要向他咨询。吴劲松是我的行动指南和人生词典。他不在家，所以这个晚上我没睡好。

第二天上午，那个所谓的运气就来了。我们局组织部王部长打电话给我，十分庄严地说：“小吴你来一下。”我马上赶到组织部，听说了这么一个消息：原来今年市委组织部将面向全市公开选拔副局级领导干部，有三个基本条件，一个是副处两年，一个是三十八岁以下，一个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。而且这次招聘，由各局级单位选派，集体报名。我们园林局符合这个条件的副处只有我一人。王部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“从今天开始，放你假，在家好好复习准备，争取为我们局争光。上次我们局选派了三个人去考，但进入面试的却是零，这次一定要打破零的记录。不管结果如何，一定要拿出真本领来。”王部长给了我一份材料，是关于这次公开招聘的“三公”文件：公平、公开、公正，还有条文细款。我把这份文件拿回办公室仔细阅读时，孙仲华进门了，他说：“从今天开始，你不用来上班了，工作上的事，你向小明交代一下。”

我就把手头的一些事情向小明交代，小明显得比我还兴奋，悄悄说：“祝贺你，你得为我们争口气啊。”我说：“就怕我争不了这口气，因为我一向害怕考试。”小明说：“男子汉大丈夫，怕个什么，又不是要你去拿奥运会金牌为国争光，是为你自己争光。”我点头说：“为自己争光和为国争光有什么区别吗？”小明说：“为国争光肩上扛着十三亿人，为自己争光肩上

就扛着一个人。”我问这一个人是谁，小明说：“你夫人啊，夫贵妻荣，谁不希望自己的老公出人头地。”我说：“谢谢你提醒，我得马上向老婆汇报汇报。”我走出办公室，在外面用手机给宁若红打了一个电话，简单把事情说了。宁若红很兴奋，说：“太出人意料了！这样，从明天起，在我妈那里开伙，我和吴冕住我妈那里，你吃完饭就回家复习。吴达生你机遇来了，我希望你能把握住，为我们母子争口气。”我说：“就怕我把握不住，机遇有时像流水，稍不留神就从指缝里漏掉了。”宁若红打断我说：“还没开始你就写颓废诗，我认为你行。”

这天晚上，宁若红买回一些鸡鸭鱼肉，大吃了一顿，晚上还异常主动地和我温存了两次，连游戏规则也变了，前半夜那次是十年一贯制的现实主义，后半夜那次就出格了，用了较为少见的浪漫主义，我发现宁若红居然没拒绝，也没扭扭捏捏，尽量依从我配合我，显得意犹未尽。温存完后她总结道：“我们学校有的年轻老师疯得不得了，看了一些这方面的教学片，就模仿人家的姿势，还问我，我说我爱人很老实。现在看来其实你并不老实。”我依偎着她说：“学习人家一两条先进经验，就不老实了，那改革开放还要不要搞。”她把手伸过来搔我的痒：“油腔滑调，你好坏。”我躲闪着，两人疯作一团。

宁若红外表文弱娇小，内在却有一股刚劲。她虽不美貌，却长着一张有文化的脸，眼里涌动着朴实无华的充满爱意的散文，玲珑的鼻子是她脸上唯一的浪漫诗意。我当初选择她，是出于一种现实主义的思考，成家立业的思考。我母亲对宁若红的印象很好，仅只第一眼，就认定了这个外表柔弱的女人是过日子的女人，也能管得住她的儿子。

这天夜里，我们史无前例地在床上浪漫潇洒。奇怪的是，夏珊的影子好几次闯进来，就像个问号。事后，我分析这个情况时，并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。

三

干部队伍的建设目前有两个渠道，一个是任命式，另一个就是向全社会公开招聘。后者比例虽小，却是重头戏，之所以说是重头戏，是因为它有相当大的吸引力。比方那些怀才不遇的人，可以通过这个途径来显示一下自我。而我好像没动过这个念头，但任务下到我身上，我也就服从了。

“三公”招聘局级干部，这座光荣的城市已经搞了两次。一次是前年，一次是大前年。我赶上了第三次。招聘分两步走，第一步是笔试，考两门课程，第一门是综合试题，政治、经济、哲学、法律、行管、文秘、外语，包括简单的自然科学常识题；第二门叫申论，是最近推出的一种新形式的作文，据说出自于孔子的“申而论之”，借用了古代策试和八股文考试的形式，主要提供给应试者一段两千来字的资料，根据资料所反映的问题，先概括问题，再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对策，然后再提炼一个观点，写一篇大约一千二百字的议论文。第二步是，通过文化考试顺利过关的一定比例的人员，进入面试，发表就职演说，这期间个人气质，内在能力，口头表达，包括仪表风度等综合因素，要全面过关。

堂兄吴劲松听说我准备参加应聘，打来电话说：“第一要放松，第二要正确对待，第三要好好复习。你是中文科班出身，脑子也还不错，但你要以一种平常心态来对待这事，不要期望过高，也不能完全没期望，总之我等着你的好消息。”我笑道：“谢谢吴部长，到时还指望你能给我从组织部透题，最好是作文题，别看我是中文科班，其实我最怕写议论文。”吴劲松说：“透题是不可能的，别说我，就是市委书记也得不到题，所有命题专家一个礼拜前，都封闭起来了。”我说：“开玩笑的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叫你失望的。”

接下来，我把自己关在家里，为了防止干扰，电话线也被宁若红拔了，我埋在几本厚复习资料里，就像高考前冲刺，日以继夜看书背题。就在我全力以赴复习准备时，手机响了，我以为是宁若红催我过去吃饭，一听是夏珊。她问：“怎么家里电话老没人接？我好不容易拿到你的手机号，你在哪里，我想立刻见到你。”我说：“我们不是刚见过吗？”夏珊说：“的确见过，但并没有切入正题。”

我说：“你知道我们早已经画句号了，别说正题，连副题也没有了，我的话对你来说，也许就像公文，干巴巴的不可能有什么味道。所以请你别再打来，我在执行政治任务。”夏珊说：“我知道你在冲刺，能当上个副局长当然好，又有小车又有福利待遇。问题是你冷落了一个不该冷落的女人。”我没好气地说：“真是匪夷所思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你老公姓修，修正主义的修，而且你要搞清楚，当初是你背信弃义先抛弃我，请问在我痛不欲生的时候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在修正主义的怀抱里风流快活，所以，要说我不该冷落的女人，应该是我老婆而不是你。”说完，我关了手机。

晚饭时我骑车赶到岳母家，宁若红见我脸色不好，问我今天的进度如何，我说一般。岳母是小学教师，我一直喊她宁老师。宁若红随母姓，他哥哥随父姓。兄妹俩从小没怎么交流，主要是父母离异，据说宁若红的父亲在年轻时有外遇，她母亲性情刚烈，绝不能容忍。离婚后，她带着女儿，把儿子给了丈夫。这种离异的家庭对宁若红的成长是没有好处的。宁若红的孤寂和家庭有关。在饭桌上，宁若红给我夹鱼，岳母给我夹鸡。这两样都是我爱吃的，但我却没胃口，勉强扒了几口饭。

回到家里，我想振作起来，脑子里却满是夏珊。我想起麦当劳第十一分店那个莫名其妙的邂逅，修明德带着儿子去吃麦当劳，我也带着儿子去吃麦当劳，夏珊就出现了，然后就有了第一次约会，今天她又想第二次约会。她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这

才警惕起来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尽量让自己进入学习状态，把手机一直关着。这天小明来给我送奖金，还有局里分的海鲜。她问我准备得怎样，还说了这么一件事：我回家复习后，一连几天都有一个女人打电话到办公室找我，“没办法我就告诉你的手机号。”我明白了那是夏珊，就说：“今后凡有人找我，就说我出国了。”小明笑起来：“八字才一撇就想出国，还说你没有野心？当局长就可以经常出国了，你就努力吧。”

小明走后，我基本上没心情复习。我知道夏珊是躲不过的，要是她想干的事，千山万水也别想拦住她。果不其然，小明刚走一会，夏珊就找到我家里来了。听见门铃响，我从猫眼门洞看见是她，就把门打开，说：“你终于找来了，但只能给你十分钟。”夏珊不请自坐，打量客厅陈设，窗明几净，木质沙发看不见一丝灰尘，她说：“布置得很温馨嘛，仿佛看到一个贤淑的女人在行云流水地操作。我家里从未这么井井有条过，一个礼拜请一次钟点工来打扫。可打扫得再整洁漂亮也只是徒有其表，爱情与生活有关，爱情理顺了，生活也理顺了。吴达生你是知道我的，我不喜欢拐弯抹角，我喜欢直奔主题，干脆直说了吧，我这次回来就是找你的，因为我发现兜了一大圈，我还是没摆脱你，这不是爱情是什么？”我笑了笑，耸了耸肩说：“我想引用贾宝玉的一句话来回答你：既有今日，你何必当初？”

夏珊打开精巧的小包，从里面掏出一支香烟来，点燃吸了一口，徐徐吐出烟雾。这使得她像是被云遮雾罩，显得十分朦胧。我说：“你什么时候学会抽烟了？掐灭，我们家禁止抽烟。”她掐灭了烟，开始说这么一段往事：修明德在1986年起就开始追她，明知道她身边有我，仍然不停歇地追她。她和他约会过，就在W大后山上的丛林里，但两人什么也没干，倒是和我干了不该干的事。那一阵学生的思想比较活跃，什么话